

14

四庫全書

易經

卷八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書

四庫

第一四册

四庫全書

本冊目次

楊氏易傳
周易玩辭說
趙氏易傳
誠齋易傳

| | |
|-------|-----|
| 宋楊簡撰 | 一 |
| 宋項安世述 | 二一五 |
| 宋趙善譽撰 | 四四九 |
| 宋楊萬里撰 | 五一三 |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楊氏易傳

易類

提要

臣等謹奉楊氏易傳二十卷宋楊簡撰簡字

敬仲慈裕人乾道五年進士官至寶謨閣學

士太中大夫是書為明劉日升陳道亨所校

刻案朱彞尊經義考載慈湖易解十卷入已

易一卷書名卷數皆與此本不合所載自序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裕輩復勘

一篇與此本卷首題語相同而無其前數行亦為小異明人凡刻古書必以私意竄亂之萬曆以後尤甚此或日升等所妄改歟其書前十九卷皆解經文第二十卷則皆泛論易

學之語亦間有與序文相複者今既不睹簡之原本亦莫詳其何故也簡之學出陸九淵故其解易惟以人心為主而象數事物皆在所畧甚至謂繫辭中近取諸身一節為不知

總校官編修臣王紳緒

校對官中書員葉蘭

謄錄監生臣李師弼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楊氏易傳卷三

三

道者所偽作非孔子之言故明楊時為作傳

易考竟斥為異端而元董真卿論林栗易解

亦引朱子語錄稱楊敬仲文字可毀云云豈

非簡之驚談高遠有以致之乎考自漢以來

以老莊說易者始魏王弼以心性說易者始

王宗傳及簡宗傳淳熙中進士簡乾道中進

士皆孝宗時人也顧宗傳人微言輕其書僅

存不為學者所誦習簡則為象山弟子之冠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
提要

二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
提要

三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既重不存其說人無由知其失也今錄簡及
宗傳之易亦猶是義云乾隆四十四年六月

如朱門之有黃幹又厯官中外政績卓有可
觀在南宋為名臣尤足以籠罩一世故至於
明季其說大行紫溪蘇濬解易遂以冥冥篇
為名而易全入禪矣夫易之為書廣大悉備
聖人之為教精蘊本末兼該心性之理未嘗
不蘊易中特簡等專明此義遂流於恍惚虛
無耳昔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不刪鄭康成
所引識緯之說謂存之正所以廢之蓋其名

楊氏易傳原序

昨秋余入南銓選部陳君以所刻蘓長公易傳相示余讀而卒業已謂奇矣頃之封司劉君功司陳君復刻楊敬仲易傳成屬余叙余讀之又一奇也獨斯傳也明所學也余不學其何敢序然學不可以終棄則傳言學者不敢不致意也叙何可已夫易道大矣自周孔而後微言絕而程朱傳行謂可以盡易而易有所不可盡也今觀蘓氏傳雖未必盡合易旨然借易以發其自有之奇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
原序

其識雋其文雄往往道人所未經道其卒傳宜也楊氏因易之理以發撫其所學精深融貫要在一而能通示人專事內而不外非直探本原者能之乎要之蘓即事以明理楊源以該流譬之蘓如楂梨橘柚雜陳而皆適於口楊則即一楂梨橘柚而凡為楂梨橘柚之類者皆可推而味之也是二氏俱深於易求其有補於學楊視蘓為要焉抑楊氏始因象山先生舉扇柄而得其本心遂悟所學乃發為易傳子乾有曰君子自強不息者

即天行之健也非天行之健在彼而君子效之於此也又曰子思不曰誠者自誠而曰自成是於誠實之外復起自成之意失其誠矣斯語也亦猶是心也唯是健不必效而誠不必成或疑允若茲是人皆天也不必復蓋以人力也不幾於溺人以虛乎然善語道者必反其本善察言者必抉其要慈湖先生嘗云少讀易大傳惟愛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其傳益則以善之不能為過之難改皆始於意意本於我知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
原序

我本無體復何遷而何改傳震又曰人唯知恐懼脩省學者事耳謂易道精微不在是持是見者不惟不知易亦不知恐懼脩省夫曰不能為曰難改曰恐懼脩省則何嘗不責人之致力特其所以致者在何思何慮而不失其寂然者耳蓋用力於其本而不泛用者也譬之操舟者然順流帆風楫櫂隨之瞬息千里是不操之操操更力耳庸可以無操之迹遂謂其不操舟也審然者不惟益易且益學者哉吁此與蘓傳均易之羽翼也顧湮沒

久矣侍三君而始傳信大寶之顯晦有時哉然一時並

顯而三君與諸同官之志於易及易道之益明可覘矣

獨愧余莫為倡其獨無入山舍玉之懼乎茲叙也并以

自勗云蔡國珍序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卷一

宋 楊簡 撰

今易經乃漢費氏所傳古文而不立於學者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謂上經下經彖大象小象乾文言坤文言上繫下繫說卦序卦雜卦

晁氏云老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

象文言雜八卦中者自費氏始不然則其徒陳元鄭康成之為歟孔穎達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夏后氏之易曰連山連山者以重艮為首商人之易曰歸藏歸藏者以重坤為首周人之易曰以重乾為首周禮大卜之官曰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卦之重也久矣先儒謂文王重之非也孔子之時歸藏之易猶存故曰之宋

而得坤乾焉於戲至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天下矣而諸儒

言易率以乾為大坤次之震坎艮巽離兌其次之噫嘻末矣易者一也一者易之一也其純一者名之曰乾其純一者名之曰坤其一一雜者名之曰震坎艮巽離兌其實皆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粗大小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亦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二八卦者易道之變也而六十四卦者又變

化中之變化也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德有優劣道無優劣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盡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尚何本末精粗大小之間雖說卦有父母六子之稱其道未嘗不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小人之所日用者亦一也惟有知不知之分

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夫道一而已矣三才一萬物一萬事一萬理一唐虞之三事曰正德曰利用曰厚生厚生者養生之事利用者器用於人為利是二者皆有正德焉故大禹謨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和同也卜筮者民之利用聖人繫之辭因明人之道心是謂正德人心即道政舜曰道心孔子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

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明三才皆易之道崇廣效法蓋以人心未能皆悟本之一妙姑因情立言曰效法而進至於果與天地相似無間則自信其本一矣此心人所同有故易之道亦人所日用上繫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不知故背吉趨凶大哉易乎天之所以高明者此地之所以博厚者此人之所以位乎兩者之間與夫萬物之所以生生而不窮者人此三才中萬變萬化至於不可勝

紀無非此某之所以聽者此某之所以說講與今在
堂之人所以聽者亦此所以事親者此所以事君者
此所以事長者此所以臨下所以使民所以應酬萬
端皆此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乎此包犧氏深明乎
此既不能言又欲以明示斯世與萬世而無以形容
之乃畫而為一於戲庶幾乎近似之矣是可畫而不
可言可言而不可議但覺其一而不二而能通夫
孰得而測識又孰得而窮究必三畫而成卦者明乎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

所以為天者此也所以為人者此也所以為地者此
也是為三也聖人又欲以發明其道繫之以辭曰乾
言乎此至健至剛亘萬古而未嘗息也然則坤何以
一清濁未分混而已迨乎重濁嚴凝而後清濁始
分而為二然所以為清者此也所以為濁者亦此也
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子思曰天地之道
其為物不二天地與人貌象不同而无二道也五行
萬化變態不同而無二道也坤者乾之耦者也震坎
艮與離兌乾之變錯者也無二乾也一言之謂之乾
兩言之謂之坤八言之謂

坤亦未嘗不大于以明乾坤之實未始不一也不然
則孔子何以曰予一以貫之中庸何以曰天地之道
其為物不二天地與人貌象不同而无二道也五行
萬化變態不同而無二道也坤者乾之耦者也震坎
艮與離兌乾之變錯者也無二乾也一言之謂之乾
兩言之謂之坤八言之謂

十四卦又謂之三百八十四爻又謂之萬有一千五
百二十又謂之無窮皆此物也三畫之卦何以重為
言品物流行各正性命則地之所以發生萬物者盡

六天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未嘗不兩也皆此道之變化也變化云為清明有常謂之仁其間咸得其宜謂之義其節謂之禮其和謂之樂其知謂之智言乎其健謂之乾言乎其動謂之震言乎其入謂之巽言乎其陷謂之坎言乎其麗謂之離言乎其止謂之艮言乎其說謂之兌言乎其遯謂之屯言乎其始生而蒙謂之蒙其變無窮其言一無窮皆此一也言乎此不可以加毫髮焉不可以損毫髮焉謂之中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

言乎此不可以人為參焉謂之天言乎其變化不可測度謂之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無咎其始謂之元其通謂之亨其利謂之利其正謂之貞其在乾之爻則謂之九其在坤之爻則謂之六乾何以九坤何以六一二三四五參天數之一三五是為九兩地數之二四是為六也是五行之生數也天地之本數也五行者此一之變化見於水火木金土者也無二道也故所以用九者此道也所以用六

者此道也九為陽為剛六為陰為柔陰陽剛柔雖不同而用則一也能用九而不為九所用故在下則能潛不為陽剛所使不為才智所使而能勿用能用九而不為九所用故在二則能見不過而躍又不固而故在三則乾乾能惕故雖危厲而無咎能用九而不為九所用故在四或躍而不敢必於進或之者疑之也淵者退處之所也故無咎能用九而不為九所用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

故在五則能飛能使天下利見而致大人之德業惟上九不能用九而為九所用為陽剛所使故以貴高自居而不通下情故動則有悔若大有之上九亦上九也而能用九不為九所用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大有之上九乃取超然乎萬物之上之象所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故吉乾之上九則取剛過之象故亢而有悔龍神物變化不測濡澤博施有聖王之象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而後足以君天下故

乾爻皆取龍象大人即聖人故二五咸言天下之利見其有居二五之位而天下有不利見之者非大人也皆尊仰之之謂見皆蒙其澤之謂利周公係爻辭孔子作象辭而或曰大或曰至一也用九之道雖發見於諸爻諸陽而不見其為首不見其為首者已私不形意慮不作洞然自然不見其首也意慮微作則為私為己好剛好進安得不為首所謂用九凡百九十二爻之九皆同此用也舉一而知百九十一也舉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
卷一

一而知萬也坤之用六亦同此也乾坤之名不同而用則無二也故曰通乎一萬事畢右釋卦爻雖則云然所筮事情不可勝紀其應萬變不可執一殷後卦爻皆然神應切中占者自知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筮而得乾之卦者君也父也夫也聖人也或進於聖

人之道者孔子作乾彖雖多言天然孔子專意明人之道心使專言天而不及人則何以明道垂教為無益之辭矣當先明孔子斯言孔子欲使為君為父為夫者或進於聖人之道者觀之曰吾得斯卦果大乎果元乎果萬物之所資始乎果能統天乎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果吾之道乎終始六位乘龍變化物物皆正性命合太和果吾之所存乎天乾即吾之剛健中正者也豈獨天有之吾無之孔子欲無言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為比上繫曰與天地相似又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中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三才一萬理一自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學者遂謂易大而乾坤小誤矣周易乾坤為首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易道於是乎出生無窮故曰門非謂易與乾坤異體也名稱不同爾自其統括無外運行無息言之故曰乾自其勢專而博厚承天而發生言之故曰坤推窮其本始故曰元又言其亨通故曰亨又言

其安利故曰利人言其正非邪故曰貞總言變化而無窮故曰易非乾自乾坤自坤元自元亨自亨利自利貞自貞也一體而殊稱也一物而殊名也夫三才混然一而已矣何為乎必推言其本始也民生蚩蚩安知易道氣雖即道人惟知氣而不知道形雖即道人惟觀形而不觀道事雖即道人惟見事而不見道聖人於是乎不得不推窮其始而有元之名且天行之所以剛健運化而無息者其行其化何從而始乎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

始吾不得而知也始吾不得而思也無聲無臭不識不知無思無為我自有之其曰大哉乾元所以指學者明道之路也知始則知終矣知本則知末矣始終一物也本末一致也事理一貫也非事外有理也非理外有事也曰事曰理曰本曰末曰始曰終皆常人自分裂之自立是名君子不得而驟違之亦姑從而為是言也明者自以為本一也不明者自以為實不可一也人自不易之道本無方無體無限量無所窮

盡謂之曰大哉是宜曰大哉是故萬物之所資之以始者也是固足以統括乎天者也物即乾元而曰物之元以始者以人滯於物導人思其所始於是而忘覺焉則乾在我矣無所不通矣天即乾元統乎天者亦以人執乎天故導人使因天而思其所以統之者於是而忽覺焉則天在我矣雲之所以行者我也雨之所以施者我也而人不自知是亦可言亨也而貴之曰乾元者元即亨之始亨即元之發一體而殊名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

曰元曰亨無不可者貫之曰乾元所以明四德之一致也有乾則有事物有終始亦有始終初始也上終也天道之始陽氣潛藏天道之終至於六陽與時偕極人道之始潛而勿用人道之終亢而有悔則晉不亢無悔則明六位於是隨時而成是為六爻乾道天象變化曰龍六爻曰六龍乾元乘氣不為氣所乘龍陽物君體能用陽剛所用乘時變化非思非為各正性命物物皆妙感者自離不離為合為保為和為利

為貞使其本不一何以能和使其本不一何以能合
物各得其時事各得其宜用得其利氣致其和是謂
利是道至正是道非邪是為真道之正者无不利用
之利者無不正故利即貞貞即利利貞即元亨夫道
一而已矣是道超出乎萬物之表故曰首出庶物是
道能致萬國咸寧故曰萬國咸寧首出庶物似言
天萬國咸寧似言人學者觀之疑不可解言合而言
之所以明天人一致使學者不得而兩之知天人之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
卷一

本一則知乾矣彖既釋卦辭又特發此旨聖人之致
教深也屯之天造草昧宜建侯言人合而一之亦明
天人之一致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者即天行之健也非天行之
健在彼而君子倣之於此也天人未始不一也孔子
發憤忘食學而不厭孔子非取之外也發憤乃孔子
自發憤學乃孔子自學忘食不厭即孔子之自強不

息此不可以言語解也不可以思慮得也故孔子曰
天下何思何慮孟子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
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今夫人之良心
愛親敬兄事君事長惄隱羞惡恭敬是非仁義禮智
迭出互用變化云為此豈學而能慮而知哉子思曰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亦頗得此旨然猶未得其
真何以知其未得其真不曰誠者自誠而曰自成是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
卷一

猶有成之意是於誠實之外復起自成之意失其誠
矣故子思之中庸篇多至誠於誠之上加至一言亦
復其意不如孔子曰主忠信忠信即人主本大載記
孔子之言謂忠信大道何深何淺何精何粗微起思
慮即失其忠信矣即失其本心矣子思蓋習聞孔子
之訓而差者也大道簡易人心即道人不自明其心
不明其心而外求焉故失之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又曰克己復禮為仁能已復固有之禮則仁

矣皆非求之外者孔子人嘗告子思心之精神是謂聖明乎此心未始不善未始不神未始或息則乾道在我矣不曰乾而曰健者所以破人心之定見使人

知夫乾者特一時始為之名而初未嘗有定名也故

又曰健八卦皆然六十四卦亦然即一可以知百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人之所以不能安於下而多有進用之意者動於意而失其本心也人之本心至神至明與天地為一方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

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

五

陽氣在下陽氣寂然安於下未嘗動也人能如陽氣之在下寂然無進動之意則與天地為一不失其心矣是之謂得易之道不能安於潛而有欲用之意者必獲咎厲必凶是謂失易之道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九二居下卦之中亦得位矣雖非尊位亦可以見諸施行可以及物然人心於此逐乎物而擾擾者多矣其能發於德者有幾有德之施安止而自應如天地

終日乾乾反覆道也

乾乾皆道反覆皆道也君子終日乾乾至於夕而猶然亦皆道也喜怒哀懼皆道心之妙用彼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因物有遷則其恐懼必至於交攤上下反覆必至於擾擾豈能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未可謂之得易之道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

五

或躍在淵進無咎也

人皆欲進惟得道者未嘗有欲進之心人之本心是謂道心道心無體非血氣澄然如太虛隨感而應如四時之變化故當躍斯躍當疑斯疑無必進之心故雖躍而未離於淵故舜之歷試也已為衆望之所歸已為帝心之所屬而舜從容於其間鼓琴二女侍若固有之舜心未嘗動毫髮意念也故讓於德弗嗣未嘗有必進之心此非為謙也如此而往何咎之有故

曰進無咎或躍在淵非道心之已明者不能苟為不

然其心微動人已不服觸物違道凶咎立至

亢龍在天大人造也

孔子曰古人有天下者必聖蓋天地之間凡血氣心

知之屬羣分類聚各有所欲其勢必至於爭爭而不
已必至於相傷其甚者至於相殺相亂其勢必相與
為公以求決於公明之人所是所至各有所主長至
於其所主長者又不能無彼此之爭疆理之訟於是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

又求決於尤公尤明之人於是乎有國君而諸侯是君

苟本至於聖則亦莫能相尚其久也不能無事其繼
世不能皆賢以不能皆賢不能無爭之君而相與比
鄰其勢必至於爭不已而相爭相伐於是人相與為
公推其有大聖之德者共尊事之為大君立為天子

然則非聖人則不足以當此位曰大人造者言此大
人之所造為非大人則不足以有為大人者聖人之

異名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大道正中無過不及亢龍過之焉可久也月盈則食
寒暑則衰天道不能違而況人乎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九陽剛之物也崇高之位陽剛之才皆九也人皆為
位勢所移為資才所使是為九所用不能用九者是
為天德能用九者中虛無我何思何慮是謂本心是
謂天德意動則為首則有我是謂人而非天非易之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

道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
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
元亨利貞

歐陽子謂此魯穆姜之言遂謂文言皆非聖人之言
則過矣穆姜雖大惡而其言之或合乎道則聖人不
以人廢言今惟當以正道斷之謂元為善則無害謂

為善之長則害道道一而已矣元亨利貞雖四而實一聖人患人之昏昏無從啟之姑使究原本始使知變化云為之所自出則知無所不通之道矣故彖舉其大體曰乾元非謂元異乎亨與利與貞也今謂元為善之本則可枝葉皆生乎根本今謂之長則截然與次少異體即害道矣故當如下言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此得於聖人之誨乎會通而嘉則善矣與物會而不善焉何能亨利者義之和合失義則害隨之矣

何以能利貞正也事以正成故曰事之幹孟子曰仁人心也君子覺此心思之所自出則乾元在我矣彼百姓日用而不知爾不必言體仁長人之病生於善長君子先覺我心之所同然君子先覺衆人後覺爾君子所以與物會通者無非此心之誠故誠敬之有節文者世謂之禮故曰合禮自與禮文合非求合也求合者偽而已矣非吾心之禮也君子致利利物而已利物而公无非義貞而不固事未必濟貞固不變

斯足幹事言其不邪謂之正言其和義謂之利言其嘉會謂之亨推其本始謂之元名四而實一此言四德辭首分裂至於言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君德也有君德而在隱是謂潛龍身在乎潛是

天命在潛則義當潛而不當見也雖大亂不為世所變易而輕動其心以出不使名學之著雖遯世屏處而無悶心雖不見是於世亦無悶心樂則行之時忽變而可行則行可以行道及物樂矣非私樂也憂則違之於時終不可行終不見是不見知則與世相違道不可行世亂可憂非私憂也確乎其不可拔非作意固守也義不可行而止而人以為不可拔也苟作意而守其守必不固不作意而惟意之從則可拔貞

不可拔矣夫是之謂易之道夫是之謂潛龍之道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一也在初則言其隱在二則言其正中隨爻象所著而言之非謂潛龍無正中之德也二言其記錄之差歟攷古志記同而微異者見記者之一得一失屢驗之此二居下卦之中於是乎發正中之義正不

邪中不偏乃道之異名天道甚邇不離乎庸常日用

之間庸言而不至於失信庸行而不至於失謹起意皆為邪邪不作是為閑邪誠信也忠信之心即道心人心即道惟日用或有邪思亂之故足以敗其誠心邪閑則誠存矣九二既出而見於世故有善世之功不伐者私意不作故也有功而伐皆因意念之動動斯思邪矣斯伐矣德博斯化不博不化德性未始不博何思何慮何際何畔意動則室則蔽則不博矣意

動則伐矣人將不服何以能化德博而化君德斯著於是申言之非謂潛龍无君德也庸行不必作去聲凡平常微有行動即謂之庸行如此則無斯須放逸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九三居下卦之上進之象焉故發進德之義已有德矣自此而往當何如忠信而已不可復有所加也忠信者本心之常即道心也孔子曰主忠信明乎忠信即主本苟於忠信誠實之中而微動其意焉則為文為離為陷為溺為昏為亂誠能不失本心之忠信如文王之不識不知無非帝則如孔子之無知也而萬善自備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自然有惻隱之心其